

《咆哮无声》

1. 内。姑婆的老屋子 日

△安静的屋子，万静娴端庄的遗照挂在屋子的正中。
遗像下正放着鲜花，鲜花辉映着姑婆的遗照。

2. 内。姑婆的老卧室 日

△虽然是白天，可是屋子的大窗帘拉上了，只有一线光线透了进来。万云，26岁，正坐在地上，面前是一只木箱子，地上摊满了照片、文稿和一叠退回的信件。

万云将几张老照片，慢慢地放在地毯上。

一张照片：一群年轻的新兵和万静娴的合影，背景上的横幅写着《牺盟会欢迎大会》的字样。

一张照片：马振江在练武。

万云就那么一张一张地将照片拿出来放面前。

一张照片：是万静娴在那里纳鞋底。

万云随手将照片翻面看了看。上面的字迹已经褪得很淡了，但是还是可以看见上面写着《纳给振江》。

一张照片：万静娴和马振江，以及其他几个新兵的合影。

一张照片：万静娴大笑着，马振江也在那里笑着。

△信封上收件人马振江，郵戳著查無此人，時間從解放起跨越數十年。

△一本发黄的日记本，万云打开日记本，很小很小的一张照片贴在本子的右上角，那是马振江的军人照。边上是姑婆的笔记。

万云从木箱子裡再翻出一麻布包……

布包里有一些纪念品、日记本和老照片，最醒目的是一张剪报飘了出来。

剪报上，有一个老人的相片，上面写着：杨镇江口述历史。

万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照片，又把剪报的日期看了看。

照片上的老人拿着烟斗，万云似乎看见的是烟斗的烟，在渐渐地飘了起来，弥漫了整个屋子。

（以上画面，出现主要创作人员字幕表）

出片名：**咆哮无声**

3. 外. 北京C B D辦公大樓 日

△萬雲提著行李走進大樓。

4. 內. 北京C B D辦公大樓 日

△萬雲在櫃檯前簽字用護照換通行証，擠上電梯。

5. 內。童同的外商公司 日

△萬雲推開玻璃門進來。接待小姐禮貌地對她笑。

接待小姐：妳好。

萬雲：童總在吧？

接待小姐：他在開會，妳是那位？跟他有約嗎？

萬雲：麻煩你跟他說萬雲找他。

接待小姐進去後再出來：萬小姐，童總請妳先到他辦公室坐。

6. 內。童同的辦公室 日

△萬雲拉著行李坐下安靜地等。**童同**，30岁，匆忙地進來，看了一眼她的行李。

童同：我還有重要的會在開，妳怎麼就不能聽話些配合一下呢？說走就走！明天的工作面試怎麼辦？我已經是第三次托人了。

萬雲沒說話。童同看了更氣更急，強迫自己平心靜氣跟她說。

童同：妳姑婆的老情人有什麼好找的？他算起來也八九十歲了吧，一個山西老農民能有什麼世紀大戀情？能跟妳談什麼人生大道理？

萬雲想說卻說不出，瞪著眼睛看著他。

童同：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现在海归已经不是前两年的行情，都成海帶了，滿处都是。

萬雲倏然起身拉著行李離開，童同不解追上去拉住，怕人看笑話忙把玻璃片窗的百葉放下。

童同：怎麼啦，妳究竟聽進去了沒？

萬雲：（艱難地）同同，我，我必須去找他，我想知道光是愛能不能成就一生？說完甩開童同沖出辦公室。

7. 內。 火车厢 日

△窗外飛逝的風景。

靠窗坐的萬雲安靜地从背包里掏出姑婆的日记，輕輕撫摸著，翻到第一页。

萬雲：一九三九年，惊蛰，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壤中冬眠的动物。前两天接到通知要尽快赶到潼关的新兵营。

△随着火车的运动，展现成具体的画面。

8. 外。 风陵渡附近的山路 日

△溶入。

△一路山峦起伏，年轻的**万静娴**，22岁，哼着歌快步地走着。

萬雲：（画外音继续念着万静娴的日记）这将是第一次独自做教导员，即兴奋又紧张。收拾简单的包袱和一点干粮就上路了，秋岳同志说顺着山路要赶上十几华里，渡过黄河再走几华里就到了。

镜头慢慢地摇过去，是一片开阔处，一眼即可看到黄河渡口和对岸的潼关。

9. 外，风陵渡黄河渡口 日

△渡口边上，已经有一些人上了皮筏，由九張完整牛皮吹脹膨起的皮筏在翻騰起浪的河水中搖擺著。万静娴来到渡口，看著又怕又急。她跨前一步，又退了下来，最后鼓足勇气才要踏上，又踩空，摔了下来，边上的小孩看见都哈哈大笑。万静娴满脸通红，爬起來站在岸边犹豫不觉。站在她身后的一个战士，**马振江**，一把抱起她上了皮筏，放坐在正中央。孩子們笑的更厲害。擺渡老漢吆喝一聲後起航，跟著波濤凶湧的黃河起伏。

擺渡老漢：（唱起秦腔）楊繼業——站——立——在——草坡——上——

萬靜嫻很快就暈船，要吐，一把抱住馬振江的腿。

马振江：不要看水，看前方，噉，盯着那棵树。

摆渡老汉：不—由—得—英雄—泪—洒落—胸膛—

万静娴想放开手靠自己，但一个浪来她就晃的厉害只有紧紧抓住马振江的腿，心虚地抬头望去，只看见马振江俊挺的身板，风把他衣裳吹得鼓鼓翻飘着，稳稳地跟着皮筏上下，好不威武。

江水滚滚。

摆渡老汉：遥望著——南朝—拜—老王——

△淡出。

10. 内 火车厢的车门边上 日

△万云依然深情地读着姑婆的日记。

万云：（读着日记）从渡河来到驻地，一直到最后回营房，都没有机会和他谈上一句话。但是我记得他的声音，低低的，很有磁性，有力，我想，我不怕，我什么都不会怕了。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够见到他？

△萬雲合一日記看著窗外的景色，陷入沉思。

△火車減速，慢慢滑入一小站。

11. 外。马家崖小火车站月台 午

△夕阳下，火车开进了马家崖的小车站，站台上站立着几个人。很少的旅客从火车上下来，万云最后一个。很快车站前，只剩下万云孤零零的一人。

12. 外。马家崖小火车站 午

△万云走到一个老乡身边，她似乎跟他说着什么，老乡在那里摇头。万云，看了看地图，于是自己往前走。可是一个在路边上卖菜的，大声叫喊起来。

卖菜的：到马家崖有15里地呢。

万云犹豫地站住了。

有人走上来搭腔：找旅店吗？

万云掉头走开了。在乱哄哄的人群里，她感到一份孤独。

13. 外。马家崖村里 黄昏

△路上有人赶着马车而来。马车上坐着万云。

万云跳下马车，不住地谢赶车的人。

万云：大叔，多谢了。要付多少钱啊？

大叔：我这不是顺路吗，哪里要付什么钱啊。

万云：多谢啊！

大叔：出门可要小心啊！架。

说着，大叔赶着马车跑了。万云走到村口的杂货店那里，看见一小姑娘。万云走上去。

万云：娃娃，请问杨镇江爷爷住村里的哪头啊？

小姑娘看着万云，眼睛都不眨一眨，什么话都没说，突然掉头就跑，像是被吓着了。万云还要去问别的人，可是一阵大风吹来，黄土飞扬着，根本就看不见什么人。等她再抬头一看，小姑娘领着芳姨在朝她走来。

芳姨一副要打架的架势，远远地就在那里喊叫着：找谁？

万云：嫂子，我找杨镇江爷爷。

芳姨：你吃撑啦，往我们马家崖跑。我们这里的水土养人，是吗？没有什么杨镇江，都给我走！

万云：我从北京来。

芳姨：北京怎么啦？美国来的也一样，不要吓唬我，再远都不行！

万云有点不知所措地往后退。芳姨就是一步不让，紧紧地逼了上来。

芳姨：我跟你讲，乘着天还没有全黑下来，你赶快走。不然，天一黑，我们山里狼出来了，可是要吃人的。

万云就这样一步一步给芳姨逼出了村子。

14. 外。马家崖村路上 黄昏

△万云沮丧地在路上走着。看见一个老汉，赶着牛回家，她追了上去。

万云：大伯，你能带我去看镇江爷爷吗？

老汉上下打量着她：你快走，不要在村里瞎折腾，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万云：为什么？

老汉也不多搭理万云，进家门，“砰”地一下就把门合上了。

万云沮丧地坐人家的台阶上。一个孩子走上来。

孩子：北京阿姨，芳姨跟我们大家都说了，不许外面人找爷爷。

万云：你知道镇江爷爷？

孩子点点头。

突然远处传来芳姨的叫喊声：娇娇，回家去……

小女孩向万云伸了舌头，跳下台阶跑了。万云抬头望去，芳姨非常不高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暗示着万云赶紧离开。万云也是恶狠狠地看着芳姨。

万云这才意识到天色渐晚，而放眼看去根本没有一家旅店，更别说车子了，她回头还想问芳姨什么，可是芳姨已经关上了杂货铺，四下根本就看不见一个人影，她快步往回镇上走……

15. 外。马家崖山路 夜

△万云独自一人走在山路上，很害怕，愈走愈快，开始唱歌，她唱的是马赛曲。突然，她似乎听到一声叫声，她吓得拔腿就跑……看见有人赶着一群羊过来，她松了一口气，可一不小心，差点掉到了泥沟里。她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满裤管的泥，她顾不上那么多，又朝前走去。

△万云拿出手机，给童同写短信。

手机上显示出万云写的短信：你為什麼不能在身邊陪我！

万云又改變主意把短信刪了，合上手机，叹了口气，朝镇上走去。

△万云又在那里寫短信。

手机上显示出一个流泪的小动画，她在下面写着：好想你啊。

当她决定把短信发出去，卻失败了，一看讯号没了。盯着手机往外走，讯息时好时坏……

△一直等走上了大陆，才有微弱的讯号，好不容易发出去了。很快，手机就响了，她兴奋地打开手机。

万云：童同……

突然她不说话了，然后沮丧地说道：你打错了！没事。

讯号又没了。

万云：（大骂）死同同，我都快被狼吃掉了，你怎么还不接电话！再也不要你了！

△当万云抬头看到不远处亮着旅店的招牌，她撒开了腿狂奔起来。

16. 内。乡镇上的小旅店里 夜

△夜晚，在旅店的小灯下面，万云打开了姑婆万静娴的一个麻布包，从里面又拿出了那张万静娴纳鞋垫的照片，还有姑婆的日记。万云轻轻地翻动着那发黄的纸页，纸头有些碎了，刚碰了一下，就碎了。她赶紧用玻璃胶纸把它粘好。

万云认真地看着姑婆的日记。

万云（的心声在念着日记）：3月12日 星期二 阴 我最怕阴天了，早晨起来，我第一眼就会朝窗户望去，当那里看不见阳光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和天气一样黯淡下来，真想哭。可是我知道，做一个革命战士，不能那么脆弱！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必须克服。我要向馬振江他們一樣堅強。想到他，心里有一种兴奋，浑身是劲，清晨的阴影，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17. 外。牺盟会女兵宿舍 清晨

△在万云的心声下，是一组画面的展现。

一群女兵睡在那里，被窝里的万静娴睁开了眼睛，一只小鸟飞到纸窗前面，在那里啄着窗架子。

18. 外。牺盟会会场 日

△会场里，在屋子的墙上，贴拉着横幅，上面写着《牺盟会俱乐部》。

万静娴站在屋子的最前端：今天教大家唱一首“八路军军歌”。

战士：好！

万静娴：铁流两万五千里。

战士：铁流两万五千里。

万静娴：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战士：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马振江：（没头没脑地又冒出一句）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

一片安静的环境里，他的声音还走调，于是全体都哄堂大笑起来。万静娴也笑了。马振江羞得不知道怎么办好。突然，马振江站立起来，扯开了嗓门大唱着秦腔里的《李陵碑》。

马振江：两狼山一战胡儿一天摇地动—

没有想到，马振江的一声大吼，把这些山西人都唤醒了，海娃紧接着跟着唱。

海娃：天摇地动—

其他人：好男儿—为国家—何俱死生。

一声高过一声。有的调子太高的时候，只听见马振江依然在那里领唱着，于是人们跟在后面附和着。

万静娴看着马振江，自己不唱，却一脸兴奋，张着嘴，恨不能也在那里大唱起来。

△歌声溶进山西的千山万水。

19. 内。乡镇上的小旅店里 夜

△夜晚的小旅店，万云手上还捧着姑婆的日记，脸上带着微笑，睡着了。

20. 内。马家崖山头 清晨

△一片阳光灿烂的山峦，那里太阳在渐渐地升起。

山峦下的河流，烁烁发光。万云走到山坡上，手上多了一根木棍，看着远方，她深深地呼吸着，然后大声地叫着。

万云：Granma, I love you! (姑婆，我爱你！)

21. 外。村口的杂货店门口 日

△太阳一下从大山的背后冲了出来，顿时把马家村点亮了，村子有点破旧，公鸡在那里报啼，牛发出“哞、哞”的叫声，炊烟渐渐地村子里升起来了，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大早，万云一步一步走到杂货铺门前，那时候店门还关着，万云就那么站立在门前，等待着。芳姨走出来，看见万云，愣住。

芳姨：你这姑娘，你是跟我过不去了。

万云：是你跟我过不去。

芳姨：讓一讓。

萬雲让出一点路，芳姨接著下门板开张，万云一边让着，一边继续站在边上不动，两眼看着远方。芳姨从屋子里拿出一个板凳让万云坐，她不坐。

△万静娴和杨镇江的照片被拍在杂货店的柜台上。

万云：我要放大影印。

芳姨：五元钱。（看到照片）咦，这是镇江爷爷！

万云：没错。

芳姨手上没停，放大的照片从影印机里滑出来，两人仔细地看。

芳姨：这女的是谁？

万云：镇江爷爷喜欢的女人，

芳姨：好美啊！你还有她的照片吗？

万云：有，但是我要交给镇江爷爷看。

芳姨被呛得有点憋气，万云得意地瞟了她一眼，然后更加炫耀地拿出姑婆的日记本。万云站在阳光下，像一个女神似的，她开始念了起来。

万云：我一直以为山是水的故事

我一直以为云是风的过去

我一直以为我是你的未来

可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

我一直没有走进你的日子

我一直一直在追寻着你……

周围的孩子都认真听着，但是他们似乎都听不大懂。

一个小孩拉住了万云。

小孩 A：北京姐姐，什么叫追寻啊？

万云：就是去找啊。

小孩 B：山怎么会是水的故事？

芳姨：能念一篇我们可以听明白的东西吗？

万云神气地摇摇头，然后在那里收拾起姑婆的麻布包，傲然地离开了。大家都有点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

△在杂货店门口万云与杨镇江，88岁，擦肩而过。他拄着拐杖背着竹篓归来，她根本没认出来他来，可是杨镇江却停下脚步，仔细看着万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2. 外。杨镇江屋后院 日

△看得出来他的后院是个石材加工小作坊，向南朝阳的地方种满了芍药花，花香扑鼻。杨镇江放下竹篓，来到茂盛的芍药花跟前仔细探看，嘟嘟囔囔。

楊鎮江：那姑娘怎麼就這麼像你啊！

他从老棉袄的口袋里，摸出一个护身符，一个破破烂烂的旧东西，上面红线都褪色了。他捏着护身符，抬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23. 内。马家崖村口 日

△万云走了没有多远，就看见一群孩子在那里奔跑，后面还有孩子追了上来，他们跑到街口。

一辆漂亮的商务车开进村里，孩子小狗都跟着跑，车子停在杂货店前，万云也凑上去看，村里的刘村长也赶过来。

车里下来了几个人：乡长、年轻干事、翻译小林和中村一郎，40岁。刘村长迎上去，和乡长握手。一郎木然地转头看着村子。

乡长：这是我们日本来的朋友中村一郎。这位是，这位是马家崖的刘村长。

小林跟着小声地在中村耳边翻译。

中村一郎深深的鞠躬，刘村长缩回伸出的手也跟着鞠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年轻干事忙着拍照，刘村长见状马上再摆好姿势。

刘村长：乡长，一起来一张。

乡长：（也热衷于此）来，大家一起来，小林。

记者：一，二，三。好。

低调的中村一郎对此有些不自在，但没有作任何表示。

乡长：杨镇江老人在家吧？

村长：在，在，在。

乡长：这边走吧，好走。

刘村长：这边请。

24. 外。杨镇江家门口 日

△一行人来到门口。万云紧紧地跟着他们过来。

村长：到了，到了。

村长敲了敲杨镇江的家门，那里没有动静。他转身拿出手机打电话，可以听见屋子里有电话铃的响声，但是还是没有人来开门。村长又上前敲门。突然有人在那里叫喊。

芳姨：找谁啊？

村长：芳姨啊，我带个日本客人来看看老先生。

芳姨毫不客气地走上前来，挥着手，赶大家走。

芳姨：走吧，走吧。他们家没人。

乡长：你看，这日本客人都专程从广岛赶来。

芳姨突然拉下了脸：说不行，就是不行。还想让他见日本人，你这不是杀人吗？

一郎在一边，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知道这一定是和自己有关系，他低着头不说话。

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瓶包装精致的日本清酒。他还没有递上去。芳姨就看见了。

芳姨：（更生气）一家子，七条人命，一瓶酒就可以打发了！呸！还道歉，这算什么道歉！

芳姨的目光是看着一郎，所以他就一下明白了芳姨的意思，乡长和翻译、一郎都非常尴尬地站在那里。

25. 外。杨镇江屋后院 日

△杨镇江费力把石板从水池里掏出来，放在工作台上开始打磨。岁月不饶人，他的手脚虽然缓慢，但依旧熟练，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有一种虔诚的定力，屋外的吵闹好像与他没有关系。

乡长：（画外音）他是诚心诚意来当面道歉，你就行行好吧。

芳姨：（畫外音）说什么说的，你不想想他多大年纪了？这种伤心事，是能天天提的吗？

26. 外。杨镇江家门口 午

△乡长和村长密谋好後就领大伙往别处去，万云好奇问身边的人。

万云：日本人为什么要找杨镇江？

年青人：他们一家在抗战的时候被日本人灭了，他们的家族，前后有二十多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万云：（十分惊讶）真的呀？我怎么不知道！

眼看他们一伙人要消失在街口，万云马上就跟了过去。

27. 外。老人家 午

△在村子的另一头，一个窗户前，孩子们都往上簇拥着。万云几乎是被这些孩子推搡着，忍不住凑上前，和孩子一起趴在到窗口上张望。

28. 内。老人家里 午

△可以透过老人屋子的窗户，看见老人的屋子里，坐着乡长、刘村长、翻译小林和一郎。老人吸着旱烟，慢慢地诉说着。一郎看了一眼正在拍照的干事和摆着姿势的村长。

老人：刚开始抗战的时候，国共合作，国民党卫立煌的部队和朱德的八路军都保护着咱们，人家啊，外面在打仗，咱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开始的时候，咱都没见过日本人。后来，蒋介石开始清共，要把国民党部队里的共产党都杀了，内斗开始，部队就涣散了。日本人一下子得到了很多咱们的情报……

万云慢慢地推门进来，坐在屋门口的一角，听老人叙说。

出现场画面：

29. 外。小树林里 日

老人（画外音继续着）：有一天，我在山头上看见几个戴头盔的人，叽里呱啦说的话都听不懂，其实那就是日本人，我不知道，跑回村子跟马村长报告……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树林子里放羊，突然，他透过树丛，模模糊糊地看见几个日本兵，戴着钢盔，在树木的后面时隐时现，嘴里叽里呱啦大声说着日本话。孩子听不懂，赶紧赶着羊往村子里跑。

32. 外。马家崖村 日

△一进村子，他就拼命地往马村长家跑。

33. 外。马村长的家 日

△马村长家的人，正围坐在一个小木桌子前，在屋子前吃饭。

孩子：马村长，有坏人，坏人……会不会是日本人来了。

马村长：在哪里？

孩子：就在村后的小树林里？

马村长：不会，我们这里有大山挡着，还有那么多军队在，谁敢来啊。

可是，马村长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村子里响起了枪声。马村长猛地站了起来。对身边的妇女说道：赶快进屋。

34. 外·马家崖村 日

△马村长拿起一个铃铛，使劲地摇着，他还没有走出进门口几步，完全愣住了。

眼前，晃晃荡荡的日本鬼子军开进村来了。他们的大皮靴重重地踏在庄稼地里，日本兵一路走，一路把点燃的火把扔在田野里，于是只看见日本人走过的地方，就硝烟滚滚。

马村长，立刻组织了几个男人在那里维持村里的撤退，可是已经晚了。一群村民，走到一个路口，就看见日本兵杀来了。

另一条小路上，又是一对日本兵开了过来。

△日本兵把所有马匹停在村口的马廊里，现在这个马廊就是杂货铺子。而村里的人都被赶到了马村长的家门口，然后，一个日本军官站在那里大声地叫喊着。

日本军官：（日本话）我们皇军是来帮助你们过好日子的，你们不要害怕。但是，你们要把村长交出来，因为他的儿子马振江，我们已经得到情报，他参加了 牺盟会 在杀我们皇军。

35. 内·马村长家 日

△屋子里面，日本人在那里到处查抄着马村长的家。

36. 外·马村长家门前 日

△马村长的小儿子躲在马棚的柴堆里，一个日本人挑开了柴堆，一下把小儿子抓了出来，推到人群前。

△日本人还在训话。村里的人，都沉默着，马村长混杂人群里，低着头也不说话。

一个汉奸大叫着：不交出人来，我们就把你们全村都杀掉。

村里还是没有人说话。

突然，那个汉奸冲进人群，在那里一个一个的脸拉起来看着，突然他看见了马村长，一把将他拖出人群，马村长的妻子大叫起来。汉奸笑了，也把她拖了出来。

老人（画外音继续着）：就是那阵子，我们那个小镇子上，突然来了很多做买卖的人，大家都没有警觉。后来才知道，那都是日本人派出来的汉奸和密探，他们把防守的军队和村子里情况都摸清了。

37. 外·马村长家门前 日

△马村长家的人，连老人、孩子、一共七八口人，都被押上来了。

一个日本兵上来就是一枪，把马村长的老母亲打死了，马村长大叫着：娘！

马村长扑到母亲身边大哭。日本军官不耐烦，抬手又是一枪，马村长倒下了，很快是机关枪一阵乱扫，马家的人都倒下了。日本兵中村次平，17岁，吓坏了，全身发抖，跌坐在地。

日本军官：中村，坚强起来！

中村次平费力地爬起来站低着头。

站在四下的村民，吓得都不敢看。一个孩子吓得刚要哭出来，就被他的父亲海娃死死地捂着嘴巴。日本兵怕马村长没有死，还跑上前，对着他的脑袋，补发了两枪。另外两个日本兵点燃了火把，扔向了马村长的家。

日本军官（日文）：这就是一个教训，谁要参军打我们日本皇军，就是这个下场！

军官的身后，火光熊熊，突然从屋子里传出一个孩子凄凉的哭声。

日本军官（日文）：还有没杀尽的？

又有几个日本人，他们的边上，有一个日本兵在往后躲。其他的日本兵戴上了防毒面具冲进了屋子，很快，他们扔出一个小孩。

日本军官从日本兵里一把揪出中村次平。

日本军官（日文）：中村，把这小孩杀了。

中村腿软无力半天动不了，旁边的下士把他推向前。中村一步拖一步。下士冲到他身边大叫。

下士：不要再丢脸了！冲上去！

中村闭着眼睛冲上去，对着孩子就刺了过去，可是没有刺中，孩子疼得在地上打滚。

日本军官（日文）：开枪打死他。

中村双手发抖胡乱开了一枪，打在孩子的腿上，鲜血直流，可是孩子还没有死。

日本军官上来拿着皮带抽着中村，一下又一下，然后大叫着：（日文）你给我看着。

说着，一枪对着孩子一枪开去，正打在孩子的脸上，脸开花了，一个眼珠从眼睛里滚了下来，挂在打烂的脸上。中村惊恐的脸，人都要昏了过去。另外一个士兵揪着几乎倒下的中村衣领，把他拖回到队伍里。

38. 内。老人家里 黄昏

△这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老人打开了电灯。一郎惭愧地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张父亲当年的日本兵的小照片，交到老人手里。

一郎：请问，是这个胆小的日本兵吗？

小林还在没来得及将一郎的话翻译成中文，老人已经大喊起来：这些丧尽天良的日本兵，你还让我看他们的照片？我想到他们，就想杀了他们！

一郎几乎像听懂了老人的语言，不等小林翻译，坐在炕上的一郎，双腿改换了姿势，深深地给老人鞠躬，更象是一个下跪磕头的姿势。

一郎（日文）：我是代表我的父亲，来给中国人，给马村长家赎罪的。

老人什么话都不说，用一双满是皱纹的老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泪水从他的指缝里流了出来。

△ 安静無聲，没人注意到万云悄悄走进来坐下。但是，一郎却朝万云看了一眼，觉得她不像当地的女孩，万云也看了看一郎。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儿。

中村：（转视乡长）对不起，我想问问…

小林接着翻译。

中村：（日文）杨老先生怎么不姓马？他不是马村长的长子吗？是因为他参军，皇军才…

乡长：……马振江改名字了。

接着翻译小林就对一郎说（日文）：那年他参加了中条山战役，最后和八百壮士一起跳江的。那时候他还是叫马振江……

41. 外。黄河江面上 日

△河面上到处都鲜血，有的尸体漂浮在那里。江水一浪一浪拍打着。一个纤夫拖着一个破船往前走，突然他站立住了，眼前是一个人身穿军装，从水面冲上了河岸，那个人似乎还在挪动着身子，纤夫被吓住了，他回头四下张望了一下，赶紧跑上前，将那个军人拖上了河岸。这就是马振江。

纤夫：你还行吗？

马振江虚弱地闭上眼睛。

纤夫：这衣服不能再穿了！

纤夫脱去他的军装，赤裸的身体，可以看见他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护身符。纤夫立再把自己的衣服套在他身上，背上马振江就往樹林里跑。

42. 外。山林裡的土窑洞 黄昏

△一堆篝火在那里燃烧着，军装被烧得只剩一点了。纤夫带着一个老中医钻进了窑洞。中医在那里搭脉。马振江依然昏迷在那里，中医从自己的怀里去出一粒药，放在嘴里嚼碎了，纤夫拿过一个破瓢，中医把一粒中药丸从嘴里嚼碎了吐在瓢里，又对上一点水搅和着，最后一点一点塞进马振江的嘴里。瓢里剩下的一点药，中医将它涂在马振江的伤口上。一盏油灯，在忽闪忽闪地亮着。

小林的画外音（日文）：杨大夫救活了马振江，为了躲避日本人，马振江就改名为杨镇江。

外。楊鎮江屋後院 黃昏

△楊鎮江還在安靜地刻著石板，中央提了幾字：第八百位壯士之墓。

芳姨推門過來：叔，吃飯了！

楊鎮江沒動靜，芳姨就在他身邊坐下，熟練地幫他描金線：叔，安置的時候叫我一聲，我好幫你。

楊鎮江手上沒停：小芳，今天我見到一位姑娘長的很像靜嫻阿姨。

芳姨：（裝傻）是嗎，有這事？

楊鎮江：不知道是不是來報喪的。

說完不安地抬頭望著月亮。

芳姨：（擔心）不會的，叔，我們吃飯吧。

楊鎮江又低頭幹活：（自言自語）要來不及了。

43. 內。旅店房間 夜

△万云躺在床上发短讯，讯号不好，只好拿着手机往房外走。

44. 內。旅店大堂 夜

△万云高高举着手机來到大堂，終於有訊號，馬上接收到好幾童同發來的短訊，心裡一喜，打開看。

第一封：收到回信。

再開第二個：速回。

再開第三個：怎麼不回信？面試已安排好。

萬雲的心情隨著短訊漸漸低落，開始寫回信：同同，事情不是很順利，還沒有見到鎮江爺爺，感覺很孤單，根本沒有心情去面試，想你。

萬雲愈寫愈感傷，沒發就把訊息一字一字地刪除掉，嘆了口氣，抬頭才發現大堂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中村一郎站在柜台电话机前，十分疲惫痛苦地拿着电话筒半天没有拨。他感觉到万云，感到歉意地放下电话，欠了欠身离开。没两步他却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万云吓了一跳赶过去。

万云：Are you alright? How can I help you? *（你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一郎：（摸自己口袋）Sugar, I need sugar. *（糖，我需要点糖。）

万云帮忙在他口袋里找到巧克力棒，撕开给他吃，再扶他到沙发上坐下。

一郎：Thank you. *（谢谢你。）

万云：You are welcome. My name is Joan. *（不客气，我叫云。）

一郎：Hi, Ichiro Nakamura. I-ch-ro. *（我叫中村一郎。）

一郎渐渐缓过神来，对万云感激地笑了一笑。

一郎：I saw you in the old man's house. Are you travelling alone here? *（我在老人那看见你。一个人旅游？）

万云：（点点头）You know, it is interesting I come here for the same old man as you do. *（这很有趣，我和你寻找着同一个老人）

一郎惊讶地看着她：Oh, yes. *（真的。）

万云：Yang Zhenjiang, my grandma was his first lover. *（杨镇江，我姑婆的初恋情人。）

一郎：So you did get to meet him. *（所以你就去见到了他。）

万云：No, the woman won't let me. But I will see him in the end. *（那女人不让我见，我非见到不可。）

一郎：How? *（那怎么见呢？）

万云：Trust me. I know how to get her. *（相信我，会有办法的。）

万云伸出手，一郎也伸出手，两人默契地拍了一巴掌。笑了。

45. 外。旅店大门 夜

△乡长带着三个老人来到旅店，朝大门走去。

47. 内。旅店简陋的会客室 夜

△万云和一郎走进来看见沙发上的乡长及老人，立刻迎了上去。乡长等人也站起来。

乡长：这三位是我们乡里的老人，都曾经参加过中条山战役，也都认识杨镇江老人。

小林翻译着，一郎点着头。

乡长：我们就在这儿聊聊吧。

△老人们围坐一起，他们对面，坐着一郎、万云、乡长和翻译小林，还有开车的司机。

老人A：（看着中村）他父亲有没有参加中条山战役？

小林：（替一郎回答）有，老中村先生三九年参军，直接调到运城皇军第二十师团的。几个老人听了点点头，又盯着一郎看，看得他头皮直发毛。

老人C：（眯起眼睛如数家珍）日军当时调集了20师和37师团还有1个旅团。另外再加第二十八骑兵联队、关原6野炮26联队、独立山炮第1联队、第20工兵联队，同时配合山口飞行大队战斗机、轰炸机38架，总共计兵力3万余人，分9路…向我们实施扫荡。

（双眼虚视前方回忆着）唉，最激烈最惨的一次是六月六号那次。打了三天三夜。

老人B：（点头）唉，惨啊，真惨啊，血战，六六血战，两年多里最惨的一次。

村长：（向一郎解释）双方实力相去太大，日军有坦克飞机还有大炮，而我们有的新兵连枪都没有。

△屋子在夜晚显得更加安静，老人们开始慢慢回忆当年的战争。

老人A：那时候的枪都是咱陕西造的步枪，两颗子弹打得栓就拉不开了。

老人B：那天凌晨3时左右，日军几十门山野炮突然响起，一直没停，声音巨大很吓人…

老人C：在我们这个村里驻的是六连，损失最大，一天打死三个连长，敌人也没有攻上来。血流成河呀，人在上头死，血都流下来了，那时候都是土地，土地见了血也就渗下去了，但是人一踏，血就这么高，成了红色。

老人A：敌人打过来，我们就迎上去。就这样拉锯撕扯，不断进攻不断反击，根本就是肉搏血拚，很多小战士手上都没有枪。

老人 C：敌人到跟前，你抠这个板机瞄准也就不成了，戳呀，背包都撸了，上去戳，那一戳就几个钟头，不拿枪打，不是光在这戳着表演呢！而是大炮轰轰隆隆，上头是飞机，底下也闹活哩。我刚上坑，鬼子就给我把刺刀扎上了，背的刀抽不出来，我手把刺刀攥住，他往前推，我往后退，我往前推他往后退，我两手鼓劲，牙子一咬把来球的一推，我刷地把刀抽出来了，往前一抡，就把头给削下来了。后来又来个，拿刀背一磕，把刺刀打弯了，我就把这个来球的弄倒了。第二个劈倒了，第三个劈倒了，第四个我回手就拿刀劈，简直胳膊也没有劲了，血流得不知道了，我就昏倒了。（指着身上的伤）这头上是头一次，（脖子）这是第二次，（肋）这是第三次，就在那一个战场上。

老人 A：那阵子都不知道害怕，死了就死了，活着就活着。唉，打仗的事情，你死我活的。

老人们都陷入战争的回憶裡，一屋子寂静无声。

△中村一郎已经被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头深深地埋在双手中

50. 外。陌南镇道东村千人坑 日

△乡长带领着一郎及万云数人到了“千人坑”的地方。一个长约 50 米，宽约 9 米，面积约有半亩地大小的荒地。杂草丛生，看得出来根本没人打理。

乡长：也有人說从沙口到马家崖一线有 2000 多将士跳河殉国。具体有多少人沒有確實的說法。

一行人在坑前默哀致敬。年轻干事又在拍照。

51. 外。洪池乡西郑村后死碑现场 日

△乡长等人领着一郎爬到后山上，那是竖着“后死碑”。万云也跟在他们的后面。

一郎来到了墓碑前面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仔细看着碑上刻的大字“为国捐躯”和小字：这里埋葬着 50 名战士。之后就是一个个战士的名字与年龄。

一郎蹲下来撫净刻文：唉，都是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 30 岁，最小的才 15 岁。

乡长：这是 177 师的营长张雨亭出钱为将士立的碑。他说土里葬的是先死去的烈士，为他们立碑的是后死的战士，都是不怕牺牲的将士，所以就叫‘后死碑’。当天下午，立碑的将士们就又出发打仗，大部分都牺牲，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也没有人给他们下葬立碑。

一郎真的承受不住，蹲下来焦急地从口袋裡掏出巧克力吃。大家看著他渐渐缓过来。

萬雲：為什麼都不好好地打理這些墓碑呢？就任它這麼敗壞？

鄉長：這還是我從推土機下搶救出來的，（指著那片田）那裡種上了小米，只好找人搬到這。弄了一下午。

52. 外。旅店大门 午

△同样的商务车驶来，在门口停好，一郎等人陆续下来。一郎转身对小林等深深地一鞠躬。

一郎：谢谢你们们的照顾，明天我就回日本了。

小林：需要送您到机场吗？

一郎：不用了。

万云把一郎拉到一旁问话。

万云：what's about visiting the tomb? *（你不是要上坟吗？）

一郎：I don't think I can take it any more. Besides the Ma's family will let me do it. *

（太沉重了，有些受不了了。而且马家也不会让我去的。）

万云：We shall try again. *（我们应该试一试。）

一郎：I really don't know. *（我无法作决定。）

万云：Oh, yes, tomorrow just you and me. Now I will ask the lady again and she will say yes.*（不，我们一定要去，明天就我跟你两人。现在我去求芳姨，她会答应我的。）

小林走过来。

小林：中村先生，万小姐，我们来照相。

干事：我们再来最后一张照片吧。

万云对中村一郎作了一个鬼脸，一郎笑了。大家排好，干事快门一按。

54. 内·村口的杂货店 午

△芳姨盯着万云走进来到柜台，万云对她笑，芳姨更提高警戒。

万云：（掏出身份证）我要上网！

芳姨：（顺手一指）一小时十元。

△万云把她拍中村及老人们的照片上传到自己的微博上。

芳姨好奇地看着万云上传的照片，有一郎在“后死碑”前默哀。

芳姨：还放日本人的照片？

万云：我要让大家看到日本人侵略者的后代来中国向我们道歉。

芳姨：（不以为然）哼，侵略者就是侵略者。

万云：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是不同的，我就很尊重中村先生，我觉得他是真心的。芳姨，中村先生想去看看马村长家的族坟，可以吗？

芳姨：不可以的！

万云：他专程来道歉的，你想想又不是他本人作的坏事…

芳姨有些犹疑，却又不肯承诺，看到万云微博里有马振江的照片，就又开话题。

芳姨：咦，你怎么也把镇江爷爷的照片放上去？

万云：（神气）我要把我姑婆和杨爷爷的爱情故事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芳姨：你姑婆？（万云神气地点头）你还知道他们什么故事？

万云：你让我见镇江爷爷，我就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

芳姨一下不说话盯着她直看：你能知道他们多少事，我问你，你知道镇江爷爷有个义子吗？（万云摇头）你不知道吧！他这义子还是日本遗腹子！

万云瞪大眼睛：真的？我不信！

芳姨：你跟我来。

55. 内·杂货店里屋 午

△屋里堆满货物，在窗边有套休息用的沙发，墙上挂着锦旗、执照等和一相框。芳姨拿下相框，上头有许多老照片，指给万云看。

芳姨：这就是他的义子杨念，读小学的时候照的，这张是中学的时候照的。

照片里的小杨念戴着红领巾拉着马振江的手，另一张和马振江在山上挖头块的照片，他们背着篓子，回头对着照相机微笑着。

芳姨：我没骗你吧。

万云：一点不像日本人。

芳姨：那你看起来就像美国人呀！

万云：他怎么会有日本人义子呢？

芳姨：我告诉你，你答应我不再找镇江爷爷。

万云：（著急）是不是因为这个义子，他才把姑婆的信退回去，不见姑婆的？

芳姨：（跟著緊張）你答應我！

万云：你不说就算了，我自己问镇江爷爷！

说完就扬头离开。

56。外。楊鎮江屋前院 午

△芳姨紧追出來。

芳姨：姑娘，想都別想。

82。內。楊鎮江屋 日

△万云推門進來。

万云：鎮江爷爷！鎮江爷爷！

屋里没人，摆设简单干净，万云一眼就盯上了炕桌上的相框。她走近拿起来看，姑婆的军装照片清晰可见。

芳姨：鎮江爷爷都 80 多了，这些事他一直過不去，你就別再折騰他了。

万云：他不是都接受记者采访了？

芳姨：就是那一次，鎮江爷爷心脏病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裝了两个支架。

万云：我只把东西交给他，不找他，如果他看了东西想见我，我再来？

芳姨：（推她出去）不行。

楊鎮江：小芳啊！让她把东西留下吧！

楊鎮江早已推门进来，抱着满怀的芍药花，听的差不多明白了。

芳姨：叔，我怕你受不住。

△万云已经藏不住兴奋地把姑婆的麻布包放在炕桌上打开，等着楊鎮江来看。楊鎮江沈住气过来坐下，却不敢翻看，片刻不说话。

芳姨：（拉着万云往外走）走吧，如妳愿爷爷收下了。

万云：（不甘心）爷爷，你还爱她吗？

楊鎮江抬头望着她想说却发不出声。

芳姨：姑娘，谁让你瞎问的。走啦！

万云：（喊）爷爷后来为什么没有去找姑婆？

万云几乎被推出门外，楊鎮江终于喊住她。

楊鎮江：小芳一，让她过来吧。

万云把芳姨抖开大步迈向楊鎮江，楊鎮江示意她坐下。

楊鎮江：小芳，妳也坐下。

△楊鎮江拿起麻布包没有打开，抬头望着窗外……

楊鎮江幽幽地：姑娘，妳姑婆好嗎？

萬雲這才意識到楊鎮江可能還不知道萬靜嫻已經過世。

萬雲：（小心膽怯地）她老人家在上星期走了。

楊鎮江雖然等著這消息，可是這當下還是受不住，痛從胸口一陣陣地爆發出來，數十年的思念，見上最後一面的希望都破滅了。淚水不住地流下，啜泣聲漸漸變成乾嚎聲。萬雲看了也跟著流眼淚，她知道爺爺還愛著姑婆。芳姨十分緊張地看著止不住傷心的楊鎮江。

芳姨：叔，別哭了，會傷身子。

楊鎮江點點頭：姑娘，妳想知道我有没有去找靜嫻，妳姑婆。…唉，这该怎么说呢？小芳，妳知道楊大夫的女儿，就是楊念的生母？

芳姨：嗯，叫楊艷艷。（对万云）就是那时候救鎮江爷爷的楊大夫的女儿。

楊鎮江：（叹口气）当时被日本人强奸了。

万云：（吃惊）啊！

芳姨对万云沉重地点点头。

85. 内·山洞里 午

△阳光斜射进来，受伤的马振江撑着一根木棍在窑洞里艰难地走着，锻炼着。杨大夫站在窑洞口上，看见了这一切。

杨大夫：终于看到你站起来了。

马振江什么也没有说，双手抱拳给杨大夫做了一个作揖的动作。他笑了。杨大夫把几天的干粮布包放下摆好，都是馒头和大饼还有油纸包的一点咸菜。

杨大夫：身体好了，跟我学医吧，我没有儿子，就一个女儿艳艳，是个好女孩……

杨大夫一阵愤怒心疼得说不下去。

马振江：怎么了？

杨大夫：她，她几次寻死被我救下，现在肚子一天天地大，摭也摭不住了…（停顿许久）你，若是你…能…

杨大夫自惭形秽尴尬地笑笑，打住说不下去。马振江深深地叹了口气。

马振江：我準備去找部队。

杨大夫失落地：孩子，你误会了，我不是要你报恩跟艳艳好，我…我只是心疼她，我舍不得她…你好好休养，身子好了帮我们家艳艳报仇，多杀几个日本兵。但现在不行，太危险，日本人三天两头的扫荡清除。

马振江低下头，紧紧地咬着牙，手插进了窑洞墙壁的泥土里，只看见鲜血从墙壁的泥土上滴落下来。

杨大夫：唉，快躺下，给你换药。这药是用芍药调的特别有效，艳艳自己种的，她就喜欢芍药，我们屋前屋后全是…

86. 外·山洞里 日

△满脸胡渣的马振江肚子饿的难受，在洞外张望着来路，没有动静，再走回洞里深处躺下，静静地等着，布包里的干粮都吃完了…

杨镇江：（画外音）那时杨大夫隔三叉五躲过日本人的耳目来洞里帮我上药带口粮，我的伤也渐渐好了。那次，大概隔了十多天他一直没来…

△ 淡出。

87. 内·山洞里 日

△淡入。

全身乏力的马振江趴在洞口望着来路，突然有动静，他赶快退回去，再用干枝枯叶堆掩，来人进洞，没有声响。杨镇江不敢动，却被来人识破拨开掩体，是那位纤夫。

纤夫：兄弟，我给你送食物来的。

马振江：（迫不急待吃起来）谢谢，杨大夫怎么没来？

纤夫：被炸死了。

马振江：（不相信）怎么回事？

纤夫：在山沟里发现他的尸首，竹篓里还有采集的草药…

纤夫点燃一土烟分一半给马振江，两人闷抽着。

马振江：听杨大夫说他没有什么亲人就一个女儿？

纤夫：（点头）唉，这孩子真命苦，被鬼子搞大了肚子，现在又没了爹。

纤夫叹了一口气，把烟掐掉站起身要走，马振江拉住他。

马振江：现在部队退守到那？我要去找他们。

纤夫：你疯了！那要翻大山过大河，这还不算，到处都是日本人，你怎么去找？

马振江：那是我的事，你告诉他们在那。

纤夫：他们都已退出中条山了，可能顺着黄河边走安全些…

外。黄河河滩上 日

△马振江背着包袱拄著拐杖拿著破瓢小心翼翼地在草石堆往河邊靠近，正準備掬水喝時卻看到石縫裡夾著一穿軍衣的浮屍，胳膊腿都脹泡得浮腫发青，河水也泛着血红色。

再仔細一看石縫後還有好幾具飄在那。

再遠望去好幾百屍首遠遠近近地堵著河彎處。

突然聽到不遠處日兵的吆喝聲，他急忙後退往山裡去，在高處安全地回頭看：

在二百米遠處五六百民殘兵俘擄和老百姓，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手拉手被日寇拿著槍抵著往河心趕，有人害怕跌倒，孩子嚎哭，鬼子不耐煩放槍斃了孩子，日本軍官大喝一聲下令，全部用刺刀捅死…

△血染黃河，屍首四處漂流。

△他不忍再看下去，改道而行。

88. 外。楊大夫家 黃昏

△馬振江一癩一癩地走，看到半山上一窑洞屋前屋後都是芍藥花，想必是楊大夫家，思尋片刻就往那走去。突然聽到女人慘叫的聲音，他加快步伐趕去。

89. 內。楊大夫家 黃昏

△馬振江進屋只見楊艷艷滿頭是汗挺著大肚子在坑上要生了，但沒有人在身邊…兩人對視…

楊艷艷：（喘著氣）剪子…

馬振江吓坏了，四处看，看到眼熟的楊大夫藥箱，冲上去翻找。

楊艷艷：（費力指著）那…

馬振江看到就在床邊擺著一把，拿起剪刀交給楊艷。

楊艷艷盯著他看：幫我剪…

△馬振江吓的不敢說話。楊艷艷痛苦地在那里不斷掙扎叫喊著，渾身都是汗水。突然，只聽見孩子一聲叫喊，孩子滑到馬振江跟前…楊艷艷像泄了氣的皮球，攤倒在床上。

楊艷艷：剪…

馬振江這才清醒過來剪子一伸，再手忙腳亂地用破布裹著孩子。孩子大哭，他笨手笨腳地哄著孩子，漸漸孩子安靜下來。當他再看楊艷艷時發現她已大失血陷入昏迷。馬振江慌了迅速用能找到的布幫她堵幫她擦，但怎麼樣都止不住鮮紅漫溢的血…他搖她，想把她搖醒，但她只虛弱地半睜雙眼。

馬振江：艷艷！艷艷！

艷艷：弄死，把娃兒弄死！……不能留！

馬振江：艷艷！

艷艷氣絕而死。

△淡出。

90. 內。楊大夫家 夜

△淡入。

△馬振江靜靜地坐在一角望著炕上楊艷艷和她身邊的娃兒，手里搓著靜嫻送的護身符，娃兒肚餓哼唧起來，馬振江受不了地環抱著頭埋進胸口，任著娃兒大哭。

91. 外。山洼里 日

△马振江背着娃儿把最后一锹土扔到坟堆上，又用铁锹翻过来，把土敲了敲。马振江在杨大夫和杨艳艳的坟墓前点上一株香，跪下向坟墓拜了拜。

92. 外。杨大夫家 黄昏

△大山里，只看见马振江一瘸一瘸地背着娃儿往芍药花走去。

93. 内。杨镇江屋 日

△故事说了，杨镇江抬头望着窗外，万云还陷在感伤中。芳姨叹口气站起来。
芳姨：叔，你早点休息，天热，多喝点水。姑娘，我去城里拉货，跟我一起走吧。
万云点点头起身：镇江爷爷，保重。我走了。

外。芳姨的貨車上 午

△萬雲看著大山無限悲淒。芳姨看了一眼她。
芳姨：怎麼不說話啦？
萬雲：我覺得爺爺他們那一輩的人都挺傻的。
芳姨：傻？鎮江爺爺一點都不傻，他自學中醫，替人看病，又能寫一手好毛筆字，還會打全套太極，他才不傻。
萬雲不再說話想心事。

外。旅店大門 黃昏

△萬雲跳下車轉身對芳姨：芳姨，明天領我們去馬家的族墳？
芳姨：好，那妳不再打攪鎮江爺爺。
萬雲猶疑後：好，但妳還要給我錢講其他的故事。
芳姨笑了：好。
萬雲看著芳姨開車離去。

59. 内。小 食堂 夜

△一郎独自一人在那里饮酒，非常痛苦的样子。
万云很沮丧地走进来，看见一郎木然地看着前方，就在一郎的对面坐了下来。
一郎：You didn't look good. *（你看起来不太好！）
萬雲：You either.（你也好不到那去。）
一郎：If people continues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the war will never stop.
*（人类是永远在重复错误的历史，永远无法停止战争。）
兩人沈默無語。
一郎：Do you know? My father is 90 years old now, and he still dreams about killing the kid.
* 妳知道吗？我的父亲即使到现在还活在当年杀小孩的梦魇中……
△一郎仰头把杯里酒一饮而尽。
一郎：Since I was kid I slept with my father in the same room. I always woke up by his screaming. He never talked about it. Now, he got senile dementia and acts like a kid. And he always talked about his nightmare of war. He even used knives to cut himself. Before I came here…

*（我从小就跟我父亲睡一个房间，他常常半夜里作恶梦尖叫把我吓醒…问他梦到什么，他从来不说。一直到他得了老年痴呆像小孩似的常常说到作的恶梦都是战争的事，后来严重时自残，这次我离开家时…

60. 内。日本广岛中村家 夜

△中村一郎正在收拾行李。“碰”重物掉到木板地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郎马上起身去看。

61. 内。父亲房间 夜

（以下的戏，都用日文表达。）

△一郎走进父亲的屋子，看到父亲老中村，90岁，他穿着旧军服，收拾好的行李摆在身边准备出门打仗。惊恐地卷曲在角落一直用木头的小刀在割自己的手臂。他不时发出“啊，啊”的叫喊，手臂已经被刺得红肿，但是没有鲜血。

一郎冲进了屋子，一把夺过木头小刀。可是父亲紧紧地拽着刀子和一郎在那里较劲。

一郎：爸爸，你不能再这样了，把刀子给我！

父亲：都是这只手干的好事，让我把它割下来。

一郎终于把刀子抢了过来，轻轻地帮父亲在那里搓揉着他的手臂。可是，很快，老年痴呆的老中村又站立起来，打开了壁橱，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行李拿了出来。

父亲：我马上要出征了，你们要活下去！

一郎：爸爸，战争已经结束了！快睡觉吧。

父亲：（抬头看他）结束了？什么时候？

一郎：你还记得那次的玉音放送？天皇宣布投降了…

父亲似信非信地点点头。一郎扶起父亲到睡垫上，帮他解开军服纽扣……

父亲：（生气地阻止）你是谁？怎么脱我的军装？时间来不及了……

一郎：乖，不要再闹了，快睡，我明天还要赶飞机呢！

两人拉扯着，老中村终于躺下，一郎起身要离开，但老中村拉着他不让走。

一郎：把眼睛闭上，慢慢地数着，一、二、三、四，你就会睡着的。

老中村刚闭上眼睛，听见一郎的声音停下来时，又睁开了眼睛。

一郎：我在，我在边上，不用害怕。

老中村：怕，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个孩子的脸，就这样，这样炸开的，眼珠都飞出来了……

一郎握住了父亲的手：我在这里，你就不会害怕了。

老中村闭上了眼睛，嘴里还是嘟嘟囔囔的，像小孩一样在说话：怕，我怕啊，你要帮我给孩子做个坟墓……

一郎：我明天就去啊。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快睡吧……

老中村：噉，说好了。明天就去……明天就去！

说着，老中村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62. 内。小食堂 夜

△电视上正播着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新闻……

播报员：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支由400余名日本退休核电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老年志愿者行动队”日前宣告成立，他们将于近期开赴核电站第一线，准备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扑灭核泄漏。

山田恭晖：我们都已经是老人，不再担忧核辐射问题……我们将尽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为核泄漏问题作最后的贡献。我们都是志愿者，不要政府和纳税人的一分钱，做这件事

纯粹出于良心。由于看到核电站的危险，以及最近地震、海啸接连发生，经济一直没有复苏动力，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老的国家了，所以想着要为社会发挥一点“余热”。

一郎心情沉重地看着电视里山田恭晖讲话。

一郎：（自嘲地笑了笑）We Japanese is doomed by nuclear radiance spell. You know, my mother was the victim of atomic bomb. Before having me she miscarried three times. And died of cancer after I was four years old.

(我们日本人一直逃离不了辐射的诅咒。你知道吗？我的母亲就是广岛原子弹的受害者，在生我之前就莫名其妙地流产三次，后来生下我之后四年就因淋巴癌去世了。)

万云：I am sorry.（我为你感到难过。）

一郎：My grandma had longer life than my mother and died of 60s. It was the day of my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Having the diploma in my hand I went home and saw my grandma lying on the kitchen floor. Cancer again. And my aunt died before I was born. I know I have a bomb inside my body. And I don't know when it will start to click. So no marriage and no children.

(我的外婆比我母亲长寿一点，活到六十多岁，那天是我中学毕业典礼，我拿着证书回家，看到外婆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也是癌症，还有我的阿姨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我知道我身体里有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何时会开始倒计时，所以我不想结婚，不想有后代。)

一郎从皮夹里掏出一张照片，穿着和服的美丽女子，化妆得仔细又精致，浅浅地带着一丝歉意对着镜头笑。

一郎：My girlfriend, Mieko. *(这是我女朋友，美惠子。)*

63. 内。日本广岛中村家 夜

△中村家正在摆好吃饭碗筷，美惠子把做好的苏喜拿到桌子上。她坐在一郎的对面，他俩都没有动筷子，只有坐在中间的老中村吃得很开心，还不时地叫着。

老中村：真好吃！

然后把碗里的酱汁一饮而尽，还不停地砸吧着嘴。然后，起身离开。

美惠子：你决定了吗？

一郎：我…还没有。

美惠子：（心情沉重）你不想要孩子我能理解。可是，我们可以结婚，可以领养健康的孩子。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心情，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任何意外都可能夺走我们心爱的人，我能接受你的情况，我准备着了，我只希望能跟我所爱的人共同度过我们剩余的每一天…我需要你的承诺，一起努力…

一郎：（痛苦地）美惠子，请原谅我。我一直在逃避。这次我正好要替我父亲到中国去，为他赎罪，我会在这次旅行回来之后做出最后的决定。

美惠子叹了一口气：你每次拒绝的时候，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一郎：多多原谅。

美惠子没有说什么，眼睛里涌上了泪水，显得那么无奈。

正在这个时候，一郎的父亲，又兴冲冲地跑回来了，快乐地叫喊着。

老中村：开饭啦，开饭啦。

老中村一下坐了下来，拿起一个苏喜就往嘴里塞。

一郎呆呆地看着父亲。

美惠子：（焦急）伯父，请慢慢吃。

64. 内。小食堂 夜

△一郎说完又是举起酒杯，一口气饮去。万云感慨万分地看着一郎。

万云：Your girl friend really understood you. I don't think my boyfriend understood me as well as she did you. We become strangers after moving back to China. The true love is gone.

* (你女朋友真理解你。我男朋友就没有如此了解我，自从回到中国我们俩反而成了陌生人，以前纯纯的爱已经没有了。)

一郎：Is there true love? Maybe I am too weak to answer. 有真爱吗？或许我太柔弱了无法回答这问题。

万云拿出了万静娴的日记：If they were strong enough to hold the true love? 那他们够强大？抓得住真爱吗？

万云翻到一页给一郎看，上面是万静娴用简单的素描画的杨镇江在操练的图画……

65. 外。牺盟会练兵场 午

△万静娴和两个女兵正在刷墙上的宣传语录：决死队是老百姓的队伍。

一女兵：小万，你看你喜欢的那个兵，已经累得要趴下了还在那逞强！

万静娴望过去：他们马上要出发打仗！

△大太阳顶着晒，大伙都在大树下乘凉，就只有杨镇江在训练场上顽强地练着拳。

万静娴心疼他，走过去：大正午的，休息一下吧。

但马振江依然坚持着：没事。再打一趟。

万静娴陪着他打完，累趴坐在地上。万静娴也跟着坐下来。马振江看看树底都是人，想想站起来。

马振江：走，我带你去个凉快的地方。

两人离开。

66. 外。山区树林里 午

△马振江领着万静娴走在树林里，来到一山洞前。万静娴有点紧张，不敢进去。

马振江：没事，有我在。

万静娴看了看他，点点头跟进去了。

67. 外。山洞 午

△洞里特别凉快，洞很深。两人走了两步，万静娴停下了脚步，马振江回头望去，洞口透进来的阳光测写着万静娴的脸庞特别柔和。他有点激动，有点害羞，猛地转过身去不看着万静娴。

万静娴：怎么啦？

马振江：没什么，站一站就好了。

马振江脸上的燥热退去后，再回头，可是还是不敢再看万静娴。他们俩挨得很近，互相都听见了对方的呼吸声，可是谁都动弹不了。马振江下了很大了努力，把脸转向了一边。万静娴久久地注视着他，马振江感觉到了，他低下头。万静娴也侧过身子，慢慢地摘下了自己脖子上的护身符。马振江憋住了呼吸，看着万静娴的手伸向他的脖子，然后马振江转身，万静娴在他的脖子上，将护身符系上。

马振江一跳到了洞口，一只手摸着护身符，突然激动地回身对万静娴大叫一声。

马振江：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万静娴似乎已经明白他要说什么了，

万静娴：我永远都会等着你回来！

马振江：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找你！

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跑向了远方。

68. 内·小镇的网吧里 夜

△灯光很暗，周围坐了很多镇上的年轻人，都在那里使命地打游戏。有的一边打游戏，一边在那里大喊大叫着，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很习惯这样，他喊得再激动，也没有人表示出什么奇怪。万云独自躲在一个角落里，对着电脑在给童同写信。

螢幕上出現萬雲打的字。

万云：你一直笑话我这年头還相信什么真愛。连日本人中村都不敢奢求。可是，每次看到姑婆的日记，我都会感动，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姑婆，一個知識女青年，在當時算是非常了不得的，她為什麼就能愛的這麼死心踏地呢？那是什麼樣的年代？說錢没钱，连命随时都會沒，可是为什么，他们心里会有这么强大的爱？这时候，我就会想到你，想得心都痛了……你还是沉默着……

万云：你说我们缺的是什麼呀？那时候，我们一起在美国，怎么从来不吵架？白天上学，周末打工回家，你在经过华盛顿广场的时候，会给我买鲜花。因为我们都没钱，你只给我买一朵花，我都不舍得插在花瓶里，花就吊着，成了干花，颜色都褪了，我回中国的时候，它还挂在窗户下……我好怀念那些日子啊……

△万云已经顾不上周围的人了，就让眼泪那么哗哗地流着。

萬雲把郵件寄出去。

淡出。

外·北京 CBD 清晨

△淡入。

在晨曦中，新式玻璃圍幕大樓林立，趕著上班的人潮快速流動，童同也夾在人群中。

内·童同公司 晨

△童同拎著地公事包拿著報紙報和星巴克咖啡，一路點頭打招呼趕往自己辦公室。

内·童同辦公室 日

△童同走進辦公室坐下，喝著咖啡，順手就打開電腦看郵件，注意到萬雲的來信，讀著讀著心情也跟著沉重下來，開始回信。

秘書進來：童總，客戶到了，已在會議室等了。

童同：馬上來。

童同起身離開，電腦螢幕上只留著回信的開頭“親愛的雲”幾個字。

内·楊鎮江屋 日

△楊鎮江一夜沒睡還在讀著萬靜嫻的日記。

萬靜嫻：今天老傅來電話，証實了前幾天報導裡的老人就是振江。沒想到他還活著，這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道他過的好不好？很想再去封信，可是又怕提筆傷神，他可能還會像以前一樣把信退回來。老以為自己年紀一大把，臉皮夠厚，心胸夠大，但這事卻怎麼也過不去，還是承受不起等待回信和被拒絕的折磨。

△楊鎮江百感交集合上日記本望著窗外。

外·馬家崖峭壁 黃昏

△飛沙走石，景色淒涼，楊鎮江站在峭壁上往下看，滾滾黃河依然如舊，耳邊又響起跳河時肉搏殺戮之聲，他身不由己移步靠近崖邊，心想就一躍而下吧，可解羞愧苟活之罪。

突然一聲淒厲的哭聲，他掉頭一看，是六歲不到的楊念。

楊念：爹——！

楊鎮江氣短跌坐在地，楊念嚇壞哭個不停，也不敢動。楊鎮江終於爬起來，抱起楊念再背上草藥竹簍緩緩離開。

內。楊大夫家作坊 夜

△楊鎮江忙著作草藥，小楊念因為之前的驚嚇一直拉著楊鎮江的褲管跟前跟後。

楊鎮江：念念，你不是喜歡幫爹搗藥的嗎？來，坐下，幫爹把這搗了。

楊鎮江把芍藥花放進碗裡擱到桌上，但小楊念就是一動不動地拉著褲管。楊鎮江一把抱起小楊念坐在膝上，拿起搗槌。

楊鎮江：念念，爹知道你害怕，但你看這槌子。

他把槌子往桌邊一滾，槌子就滾到地上，再撿起來交給楊念。

楊鎮江：槌子不管你害怕不害怕，只要推它，它都會掉到地上。來，你推它。

楊念聽話地把槌子往桌邊一滾，但楊鎮江在它掉地之前就抓住它。

楊鎮江：念念，記住，要它不掉地，不管你害怕不害怕就是把它抓住。聽懂了沒？

楊念抓起槌子看著楊鎮江點頭。

楊鎮江嘆口氣：念念，作個男子漢，堅強，懂嗎？

外。楊大夫家 夜

△月光透過紙花灑在炕上，楊念終睡著了緊抓楊鎮江的小手鬆開了，但楊鎮江依然無法入眠。

內。楊大夫家 日

△楊鎮江背著竹簍準備出門就聽到內屋裡小楊念的哭聲，接著小楊念追出來。

楊鎮江嚴厲地：不許哭，男孩子不可以哭！

楊念：（強忍）念念不哭，念念要看爹爹走。

說著穿上小鞋牽著地楊鎮江的手出門。

外。楊大夫家的山路上 日

△楊鎮江牽著小楊念走到大路，突然聽到遠處有歡天喜地的鑼鼓鞭炮聲。小楊念好奇跑去看：

一行人喊著：勝利嘍！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小孩跟著又喊又叫，從他們面前經過。楊鎮江扔下竹簍抱起小楊念就往馬家崖跑。楊念看著遠處的芍藥花。

楊念：爹，我們去那？

楊鎮江：回家！

楊念：回家要往那兒走。

楊鎮江：回我們真正的家！

外。馬家崖路上 日

△楊鎮江抱著楊念興奮地山脊上跑著。

外。馬家崖村口 日

△楊鎮江和小楊念回到村口的馬棚處，看到村民圍在那，靠近才知道是在揍幾個漢奸。老狗也跟著吠。

村民：揍死他這個大漢奸！
村婦：都是你害死我男人的！還我命來！
楊鎮江沒理會他們直往馬家跑。

外。馬家大門 日

△楊鎮江來到屋前驚呆了，眼前的老家早已荒敗無人，突然一隻老貓竄出來。小楊念緊緊抓住他的褲管。他屋前屋後找看，就是沒看到思念的家人，最後跌坐在門檻上。鄰居小孩跑開去拉家裡的大人海英過來，海英一下子沒敢相認。

海英：振江哥！
楊鎮江聞聲抬頭一望：海英！
海家的老小都圍上來。
海老爺與楊鎮江相擁而泣：能活著回來就是老天還有眼。

外。馬家族墳 日

△在鄉親的陪同下楊鎮江牽著小楊念來到墳前，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土堆共七個，沒有碑，雜草叢生。楊鎮江早已泣不成聲跪倒在墳前，小楊念不解地看著義父，為他擦淚，楊鎮江拉小楊念也跪下。

楊鎮江：爹！奶奶！讓我跟你們一起去！都是我把你們害死的！都怪我！都怪我！
說著就一頭撞上土堆前的石塊，把鄉親嚇壞了，忙著拉開還在一直撞的楊鎮江，他額前鮮血直流。小楊念早已被嚇呆了！

內。馬家 日

△屋子已收拾的像個家，楊鎮江忙著刻好的墓碑收拾好，準備出門。

外。馬家崖村口馬棚 日

△村裡的老老小小圍在大樹下聊天，說著抗戰的事。

楊鎮江和楊念扛著石板往墓地去。

村民A：振江，來，給我們講講殺日本人的事！

村民B：聽說你殺過日本兵！怎麼樣？

楊鎮江腳沒停，只是點點頭不願提。

楊念卻得意地大聲說：我爹是英雄，殺死不止一個日本兵。

楊鎮江：楊念，小孩有耳沒嘴！

村民C：（嘟囔）什麼英雄，我看是逃兵，大家都犧牲了，怎麼就他一個人回來！

楊鎮江聽到但沒有反駁繼續走，楊念握緊他的手，回頭恨恨地瞪著說話的人。

外。馬家族墳 日

△楊鎮江挖好坑，放下鏟子再把石板往墳頭一放，上頭刻著“馬黑子一家七口血債血還”。楊念幫忙把土堆好踏實。

外。馬家崖峭壁 日

△楊鎮江和楊念再次扛著兩塊石板來到崖邊，上頭都寫著“某八百壯士之墓”，開始分別挖坑立碑。

楊鎮江：念念，知道八百壯士的故事？

楊念：知道，他們都跳河了。

楊鎮江：他們都是英雄，卻沒有人記得他們。

楊念：爹，你真的也跳了？
楊鎮江：嗯，被你外公救起來的。
楊念認真地點頭。

83. 外。楊鎮江屋 日

△楊鎮江拿着剪刀把盛開的芍藥花剪摘下來。

95. 外。馬家崖山區 午

△陽光火辣辣的，容不下一絲柔情，芳姨的貨車開在山區。車里多了一郎在前座。一路無語。

96. 外。馬家崖山區墓地 午

△貨車駛近停定。芳姨在前頭領路，萬云及一郎跟着來到馬村長一家的墳墓前。一郎手上拿着那一瓶原本打算送給楊鎮江的清酒。

郁郁葱葱的松柏圍繞着一土堆，簡陋的碑石上刻着模糊不清的字；馬黑子一家七口血債血還。

一郎前傾着身子仔細地讀那幾個碑文。

一郎：（日文）馬黑子一家七？（不解地看着萬云）What does this mean?

*（這是什麼字？）

萬云：It means tooth for tooth and blood for blood.

*（意思是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一郎沈默了許久，從包里拿出一個水壺，里面盛滿了水，然後，他莊嚴地走到馬村長家的墓碑前，將水壺里的水，一點一點澆在上面。芳姨不解地看着中村一郎的行為。

萬云：這是日本的傳統，祭奠最親的人，要在墓碑上澆水。

一郎瓶子里的水，像淚水一樣，順着碑文往下淌。

最後，一郎將那瓶包裝講究的清酒供在墓前，從胸前口袋掏出一封信。

一郎：（唸信）村長先生，我是罪人中村次平。原諒我不能親自來。醫生告誡我，以我身子的狀況不適合長途旅行，只好派請我兒子中村一郎到您家墳前上香贖罪。雖然我苟且從戰爭中存活下來，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無法忘卻對您家人所施加的殘暴惡行。隨着年歲增長，比較能看清楚了那個瘋狂的年代，效忠也好，被迫也好，都不能洗脫我們對手無寸鐵的您一家大小所犯下的罪孽。原諒我，雖然我明白這已無濟於事，更不能平撫我們的傷痛，但我必須說出來，必須誠心祈求原諒，祈求後生晚輩不要再犯下同樣的錯誤，祈求人類世界和平共存！罪人：中村次平。

△唸完一郎跪在墳前想起自己的父親，想起早逝的母親，不覺鼻酸眼紅，眼淚悄然落下。芳姨听完信的內容也感受到那厚沈沈的懺悔與內咎，想到自己戰死的海娃大舅和苦了一輩子的鎮江叔也同情起中村一郎的父親。

一郎掏出打火機慢慢地把信點燃燒了。

97. 外。馬家崖峭壁 午

△楊鎮江拄着拐仗，唯唯顛顛地背着裝滿芍藥花和冥紙的竹簍往山坡去……

98. 外。雜貨店門口 午後

△天色不早，芳姨的貨車開到門口停下，三人陸續下車。

鄰居阿婆帶着孫子三走來。

阿婆：芳姨，我們來了。

芳姨：來啦，里面請。

接着又有几位老街坊过来，芳姨都一一请进后院。刘村长开来小货车载着一台大型电视机，几人迎上去帮忙抬下来，往后院搬。万云觉得奇怪。

刘村长：芳姨，乡长说省里要办个红色旅游，我们马家崖是个重要景点。怎么样，芳姨妳这里弄个餐厅，把老爷子的屋子布置一下，他可是我们村里唯一还活着的抗战英雄。

芳姨：你想都别想，要真弄的，还没开张活的就变成死的了……

万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事？天都要黑了，还请了一大堆人。

芳姨：姑娘，你们一起来吧。

万云拉着一郎往芳姨家后院走。

99. 外。杂货店后院 午后

△后院完全变了个样像开村里同欢会似的，有吃有喝，几排椅子摆在大电视机前，小孩到处跑窜，大人扎堆地聊天，芳姨忙着招呼客人。一郎等人进来后大家顿时安静下来。芳姨没理会大家的反应拉着一郎到电视机前，把最好的位子上的小孩拉起来，再把他安置下。

芳姨：你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就坐这，看的最清楚。

万云：（笑）芳姨，那我们呢？

芳姨：（笑）你们北京来的，也算远道而来，就在他旁边！

街坊：芳姨，妳变脸比翻书还快，早上是敌人怎么这会成了朋友贵客了。妳是拿了人家什么好处？

芳姨：去，去，不跟妳农民一般见识，人家是来谢罪忏悔的，不能太难为人家，才能显现我们泱泱大国的气度。再说了，不是都说和谐，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当然也要和谐世界了。

小孩：（吵）芳姨，不要讲话了，节目已经开始了…

△电视机开始播放纪录片【浴血中条山】第三集：中条铁柱…画面出现马家崖和黄河的景色。

乡亲街坊看到都兴奋躁动起来，但很快就安静下来。

电视旁白：黄河在这一刻平缓而宁静地流去，这片平坦开阔的河滩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这个牙头叫马家崖，从这里望去，河滩恬静优美风光使人留恋，然而这看似平静的河滩与这沈默的马家崖却见证了七十年前一幕悲壮的往事，一九四一年六月，就在这河滩上成千民排山倒海的陕西冷娃与日寇浴血奋战，在这里弹尽粮绝慷慨赴死，混黄的河水染成的血红，就在这个牙头流传着一个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故事…

△一郎万云及童同也坐下来看…

此时荧幕上出现杨镇江的访问，又是一阵骚动…

以下的旁白配合着动画的军事地图说明战况：

杨镇江：八百壮士是一九三九年我们陕军在中条山抗战六六战役中发生的事情，6月7日，终日苦战，但是形势继续恶化，敌人南犯，虽被我军成功阻断，但歼灭敌人的计划，还是因为敌人不断增兵，而我军死伤过重，终未能达成。当时独立46旅固守马村、独立47旅固守张峪镇、柏树崖，虽有伤亡，但阵地还是安然无恙。最惨的是96军177师，当时敌军有大炮和飞机，不停地狂轰乱炸，还施放的烟雾毒气，就这样177师被突破分散成几处，各自为战，我们这一连就在山沟山坡上展开血肉拼搏…

就在杨镇江的持续访谈中画面溶成战争场景…

100. 外。马家崖战场 夜

杨镇江：七号那天白天已连续打了七个多小时，当黑夜来临时，鬼子退了，我们也退到最后的防线，跟鬼子只有一百米的距离。前头还有被枪打中还没死的战友…

△横尸遍野，硝烟未散，远近着火的枯枝照亮着焦土。马振江和最后一千多民国军守着战壕，大家都疲惫不堪，眼丝发红脸色发绿。十米不远一战友倒地未死发出呻吟之声，马振江和海娃看了着急。

海娃：哥，我们冲过去把他拉回来。

马振江：不行，鬼子看得到我们。

连长：海娃！想都别想，我见多了，鬼子就等你爬出等坑好一枪毙了你。

海娃不信爬出坑，马振江拉不住，大家都紧张地盯着海娃扑俯前进一点一点地靠近那战友，拖不动只好跪着费力地拉他回坑，就在此时鬼子的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惨叫一声，马振江也开枪反击，海娃奋力背起战友往回跑，就在五米处鬼子的机关枪扫射过来，战友倒地死去，海娃中弹没死下，两腿打断了，矗在那儿。

马振江大喊：海娃！

海娃：哥，我的腿不行了…

马振江：海娃，挺着，你媳妇和娃儿还等着你…

马振江眼睁睁地看着海娃痛苦地呻吟着…

月亮出来了…

马振江：海娃！

海娃：啊，哥，我冷…

马振江哭了：海娃，你别怕，我不会把你扔下不管，我们要一起回家。

没有回应，马振江清清楚楚地看到血从海娃在双腿上渗透着…

马振江：海娃！海娃！

海娃：（虚弱地）哥…

马振江：海娃，你挺住！

又没有回应。

海娃：哥，我不想作饿死鬼，给我点吃的…

马振江赶快从馍布袋子里掏出个馍，小心地爬过去，一点一点掰着喂海娃…

101. 外。马家崖峭壁 黄昏

杨镇江：（旁白继续）96军177师突围后，仍有冲散的新兵团和工兵营等官兵，被日军困在了黄河岸边的老庄、许八坡、马家崖一带。那儿都是绝壁悬崖没有办法就跟日本鬼子死拚，拚了有六七个小时，弹尽粮绝，剩下了有一千多人…

△夕阳西下，崖边芳草萋萋，澄蓝的天空倒映在黄河水中，水天一色，美景怡然。

△八百多人被逼上了悬崖。身后是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的鬼子…新兵连枪也没有

△突然鬼子机枪扫射过来，打死一片。

△接着肉搏战开始，大家拼刺刀，马振江拔出刀和鬼子砍杀，惨叫声接连一片，听得人头皮发麻…

连长一声吆喝：死就死，一起跳河。

△两个伙头军抱在一起，也跳了下去。

△一位被敌人砍断了一条胳膊的战士双膝落地，向着西北方向，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一头扑进黄河……八百多名小战士学着断臂壮士的样子，向着家乡跪拜之后，一起跳进黄河…

马振江举着已被枪弹撕裂的新军军旗，吼唱起来，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两句。

马振江：（秦腔）两狼山一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一为国家一何惧一死一生啊！！…

接着他对准一个日本兵狠狠地刺去，推拉着，最后拉着挣扎的日本兵向悬崖上跳下去…八百多个壮士全都跳下去了，一个都不剩。

102. 外。黄河江面 黄昏

一个波涛打来，他们全部消失了，一会儿那面旗帜又从河水里升了起来。马振江在水里冒出来一次，又沉下去，再也没有影子了，三里多宽的黄河啊。

△后来只有日本人在叫，两个鬼子趴在悬崖上看。

日本兵：都死了，一个都不剩。

103. 外。杂货店后院 夜

△电视上换成另一位老人的采访。观众村民都不胜唏嘘。

刘王栓：后来日本人拉我们村里的人下去埋人，那儿有树，这么粗的树，那些人被打死都跪在、趴在那树上，树底下还有几个娃，我的妈呀，这娃比我还年轻，有十七八岁，还有十五六岁的娃，穿的队伍的衣服，到张峪那儿，那边全是学生队伍，到那都跳河了。

105. 外。杂货店后院 夜

△当纪录片结束的时候，很快转成化妆品了广告，一个时尚的妖艳的女人出现在银幕上。有人生气地骂么这么多广告。

街坊：搞什么嘛，看的好好的怎么来这玩意。

老人：（秦腔）两狼山一战胡儿啊！

众人：（跟着唱）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这时芳姨慌张地跑过来：老爷子不见了。

万云：镇江爷爷？

芳姨：我给他送晚餐，屋里却没人。

106. 内。杨镇江屋 夜

△大家赶进屋前前后后找不到杨镇江。万云看到炕桌上摊开的姑婆的日记，仔细一看是最后一页姑婆吊念马振江而写的一首诗《波涛梦回马家崖》…

万云一惊：镇江爷爷可能去峭壁了！

107. 外。马家崖峭壁 夜

△在不远处可看到堆起的篝火在崖边烧着…风呼呼地吹，火势凶猛，杨镇江疲惫地烧着多年对万静娴的思念…最后有些不支地倒地。

△大伙拿着电筒往峭壁赶，喊着镇江爷爷，此起彼落…

△万云看见杨镇江，忍不住上前，一下拥抱住老人。芳姨忍不住掉下眼泪，大伙忙把他扶上简易担架往家里抬。

108. 内。杨镇江屋 夜

△杨镇江虚弱地躺在炕上，芳姨在一旁伺候他，喂他喝粥。

109. 外。杂货店门口 夜

△满天星星的夜晚，大伙围在树下，万云、一郎和童同也跟着坐在板凳上喝茶听老人说起杨镇江在文革时的遭遇。

芳姨从屋里出来也拉了一把板凳坐下来。

万云：镇江爷爷还好吗？

芳姨：睡下了，这次可要了他的命。粥只喝了几口。

一郎：How did Mr. Yang move back here?

童同：他问杨镇江后来怎么又搬回这里来呢？

老人：是啊，他躲在那村里，连姓都改了，大家早就把他忘了。是到文革的时候……

110. 内。杨镇江简陋的房子 日

△一间简陋的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几个条凳放在那里，在屋子的一角，挂着一块白布，可以看见在白布的后面，有一个破旧的竹床，床头放着一些酒精棉。屋子的墙壁上，贴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色大画像，墙壁的另一头，用红颜色刷着大字：为人民服务。

屋子里坐满着穿着破衣服的农民，有老有小，有妇女也有男人。

他们身上、脚上都扎着金针，有人的金针上还裹着艾条，屋子里弥漫着艾条燃烧起来的烟雾。杨镇江正坐在一张旧木桌子前，给病人号脉。桌子上，放着一个简易药箱，上面写着：上山下乡，赤脚医生。

△村子里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阵喊口号的声音，屋子里像另外一个世界，杨镇江就是专心地给人治病。

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在那里将一些草药放进一个石头罐里，然后不停地在那里碾着、搅拌着。等到药都烂了，就将它们糊在一小块布上。他拿着药布走进治疗间。

杨念：爹，把药给你贴上。

杨镇江：让我给这个病人扎好针，你再帮我贴上。

病人 A：杨大夫，您的老伤又犯了？

杨镇江：是啊，天，一有点犯潮，我这腿就不好使。

杨念：爹，我们种的芍药，开花啦！好漂亮啊，满后院子都是。

杨镇江：别摘那花，那可是要当药用的……

杨镇江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大家都非常紧张地停顿下来。有人朝门外张望，大家都不说话了。没有想到的是，锣鼓声敲得越来越响，一直朝杨镇江的屋子敲来。

111. 外。杨镇房子门口 日

△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农民冲到了杨镇江家门口，上来就把门口放着的一个药缸子给砸了。于是，“哐”一声巨响。

杨镇江赶紧跑了出来：你们……在干什么……

没有等杨镇江话说完，一个戴袖章的中年人大声说道：干什么？干革命！我们把你这个隐藏了 20 年的叛徒、逃兵，终于揪出来了！

还没有等杨镇江说话，就听见身后一片口号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革命杨镇江休想逃出人民的手掌。

大家跟着在那里呼喊。

呼喊完，有人上来就把杨镇江推到一边。坐在凳子上的一个农民想站起来，可是脚上扎着金针不能动，他着急地大声喊道：他是杨大夫，你们疯了？

戴红袖章 A：你是他什么人？为反革命说话？

农民：我们家祖代雇农，你才是反革命！

那人不敢说话了。

戴红袖章 B：抓得就是他。

杨念：我爹是抗日英雄。

很快，上来两个人，二话不说，抽出一根大粗草绳，立刻将杨镇江五花大绑起来，杨念急了，疯一样地冲了上去。

杨念：你们这样欺负我爹，我跟你们拼了！

杨念几乎咬了一口绑绳子的人。

杨镇江：孩子，快进屋去，爹不会出事的。

戴红袖章 C:(大声嘲笑地)爹啊爹的，你是谁的爹？(回头对着杨念)你是日本鬼子的杂种！

杨念已经被他们推倒在地，杨镇江实在忍不住了：你们凭什么欺负一个孩子！

戴红袖章的使劲地将杨镇江推了出去，有人拿出一个高帽子，上面写着：叛徒、逃兵-马振江。

接着锣鼓又敲打起来。他们将高帽子，狠狠地扣在杨镇江的头上。

112. 外。田野上 日

△一望无垠的田野上，远远望去，就看见有人在前面敲锣打鼓，中间押着戴高帽子的杨镇江，后面是一队戴红袖章的“革命者”，他们呼喊口号，押着杨镇江。

113. 外。杨镇江房子门口 日

△一群孩子拿着石块、泥巴，朝杨镇江的小屋扔来。

孩子大叫着：日本人的狗杂种！

还有的孩子在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杨念正要把杂碎的药缸收拾起来，那些泥巴、石块，就像雨点一样，朝他这里扔了过来。杨念赶紧跑进屋里，他死死地关上了门，这些孩子又冲了过来，在那里死劲地砸着他的家门。一边砸门一边骂他。

114. 内。杨镇江简陋的房子里 日

△杨念逃进自己的小卧室，那里有两张破旧的木板床，床上架着黑乎乎的蚊帐。

在破旧的衣柜上，端放着一张杨大夫和杨艳艳的照片，他抱着那个镜框，吓得人在那里哆嗦。屋子外面，孩子们还在叫喊着：日本人的狗杂种！

杨念自言自语地说道：不是！我爸爸是抗日英雄！

好像外面孩子能听见他的说话：杨镇江是大叛徒、大逃兵！

杨念越来越害怕：不是，就不是！我爸爸就是抗日英雄！

115. 外。杨镇江简陋的房子里 夜

△夜里，杨念又在那里碾药，他做了好几块药敷子。

然后收拾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裹了一个包裹上路了。

116. 外。马家崖村口 日

△当戴红袖章的农民押着杨镇江走进村口的时候，突然村口的小屋，上面写着：马家崖造反司令部。

当司令部的人看见了杨镇江的时候，突然有人叫喊起来：出事啦。

很快，就看见村子里的人，手里拿着锄头、斧头、扁担，奇奇怪怪的干活家伙都拿上了。他们围成一团，站立在村子口。也是一个戴红袖章的农民走在队伍前面，他手里拿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他打开了语录，大声地念着上面的段落。当他念完的时候，他大步走上前，对着押解着杨镇江的人宣布。

马村农民 A：杨镇江的问题，由我们马家崖村的造反派接管了，与你们无关，松绑！

戴红袖章 A:你是他什么人？

马村农民 A：轮不到你跟我们马家崖的人说话，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村子牺牲了多少人，你们村子牺牲了多少人？要审查杨镇江，是我们的事情，与你们无关。滚开！

来人敲起了锣鼓，想吓唬马家崖的人，突然马村农民 A 挥了挥手，身后的农民举起干活的家伙都冲上去了，吓得来人，扔下来锣鼓和杨镇江，狼狈不堪地逃跑了。

马家崖的村民们站在那里，有人捡起了那锣鼓，开始使劲敲着。来人跑得越来越快，有的都掉进了水沟里。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大家都大笑起来！

117. 外。杂货店门口 夜

△说到这里，万云几人哈哈大笑起来。小孩们也跟着在那里大笑着。芳姨帮大家倒茶水，又拿出点心分给大家。

万云开心地问芳姨：那杨念后来怎么样了？

芳姨：死了。

万云急了，她不相信：怎么又死了，怎么会的？

芳姨：死得很惨！

大家想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

118. 外。去马家崖的路上 午后

△杨念走过一个山坡，正往下走，突然从上面冲出几个孩子，头上套着大草帽，竖着白飘带，一边吓唬着杨念，一边叫喊：日本杂种，老天在叫你回去啊。

杨念举起一根树棍子，朝这几个孩子打去，身后又有一个孩子从山坡上把土推了下来，砸得他满头满脸都是土。这时候，一块小石头砸在他头上，鲜血把这个脸都弄得有点模糊了。黑暗中，孩子还把手电对着他乱照，突然，他们看见满脸是血的杨念，自己都被吓住了，惊叫着，往回家路上跑。但是，他们奔跑的时候，还在那里大喊大叫。

孩子们：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孩子们：日本杂种滚出去。

119. 内。山区里的草棚 夜

△杨念疲惫不堪地走到一个茅草棚前，他无望地看着天空，长长地叹着气。

杨念自言自语地：爹，他们在欺负人。你是我的亲爹，是吗？

黑夜里，没有人回答杨念的问题，他突然对着天空，在荒芜人迹的山头，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鼻涕和眼泪一起往下淌。

杨念：爹，你回来啊！你千万不要扔下我不管！爹……

哭着哭着，杨念倒在了草堆上，他觉得非常无奈，抽泣着，喘着气，不哭了。他从衣兜里拿出一点烟丝，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点破报纸，卷着土烟，在那里使劲地吸着。吸完，一边吸一边被呛着，可是他不管那么多。他把烟屁股扔了，从包裹皮里，拿出杨镇江用的医药酒精，杨念叹了口气，撵开了瓶盖，喝了一口酒精，他被酒精烧得“啊、啊”叫喊着，几乎像是折磨自己一样，他一口气，把瓶子里的酒精都喝了，然后一头倒在稻草里堆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瓶子里还剩下的一点酒精，在慢慢地流了出来，一直流到烟屁股边上，已经快熄灭的火星，碰到了酒精，突然燃烧起来。

稻草盖在杨念的身上，他突然被烟熏着了，呛得不停地咳嗽，他想站起来，可是火已经烧起来了，在黑烟中，他什么也看不清。风，朝他的脸上吹来，火势越来越大。

远处，只看见山头都被大火照亮了……

120. 外。杂货店门口 深夜

△大家都沈默不动地坐着。

一郎：Why they had to set up Mr. Yang？

童同：他问为什么要陷害杨镇江？

没有人能回答。

万云受不了地抱着头；为什么要欺负杨念啊！让他给活活烧死的？

芳姨：你大学生都不知道，我怎么还搞得清楚？

万云觉得特别委屈，童同也说不出话来，轻轻地抚摸着万云的头。

万云：我不要听，不要听，都是那么沉重的故事。

121. 内。杨镇江屋 深夜

△杨镇江虚弱地爬下睡炕，从木柜里拿出一铁盒，里面放着万云交给他的静娴的麻布包和其他纪念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那绣着鸳鸯的鞋垫，抚摸着…

122. 外。杂货店门口 深夜

△大树下的聚会散了，各自回家去。万云还在挂念杨镇江。

万云：芳姨，我知道镇江爷爷已经休息了，能不能就让我看他一眼？就最后一眼，不说话。好不好？

童同：芳姨放心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北京。

芳姨：我再不答应就要遭报应了。（指着中村一郎）让他也一起来吧。

万云招手拉上一郎往屋里去。

123. 内。杨镇江屋 深夜

△杨镇江还在看那些纪念品，芳姨等人进来。

芳姨：叔，你怎么起来了。

说着就上前扶他躺下，但杨镇江却招手要万云三人上前来，他从万云脸上看到了当年的万静娴，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忍不住微笑着。

杨镇江：妳很像妳姑婆，一样坚强果决的神情。

万云激动地靠到床边：镇江爷爷！

杨镇江抬手指着那铁盒，万云帮忙拿过来，杨镇江唯唯颤颤拿出那护身符。

杨镇江：这是妳姑婆送给我的，就是它保佑着我从战场上平安回来，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现在我准备随妳姑婆一起去了，就把它交给妳吧，它也会保佑妳一生平安。

万云：不，爷爷你不要走。

杨镇江：能不能为我读一读妳姑婆的日记给我听…我喜欢妳姑婆的诗

万云含着眼水，拿起炕桌上的日记本…

万云：（唸）今天就要过去，雨滴打湿的树叶无可奈何地落下

有的绿叶

仍在摇拽，滂沱大雨不能改变什么

雨滴打湿的

目光依然温柔 蝉声一片覆盖炎热的夏季

蝉声依旧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否和我一样

无限思念

今天就要过去，再没有一个同样美丽的今天

我不能

两次度过今天，钟面上的刻度，不仅仅记录了…

△突然杨镇江心里一阵绞痛…他不支地呻吟…

芳姨：叔！叔！

万云：同同，快打 120！

童同：还是上我车吧！

杨镇江挣扎着伸手阻止他们，断断续续吐字：不，我……不想……去医院，我要……在自己的家，不然她到了这里，会找不到我的……

万云大叫着：爷爷……

万云抓住杨镇江的手，一只手压在床上，人却一下跪了下来，眼泪默默地往下淌。童同紧紧地握住了万云压在床上的那只手。中村一郎，闭着眼睛，在杨镇江的面前，深深地鞠躬……

杨镇江费力地把护身符放在万云手里后，人倒向一边，他的手松开了。

124. 外。黄河江面上 日

△湍急浑浊的河水中，马振江困难地吐着气，他看见河的深处是一片耀眼的阳光，万静娴正在向他游过来，他喘着粗气，不断有气泡出现，迎着万静娴游去……

两人幸福悠悠的游向阳光，河水变清变透变湛蓝…

△淡出，音乐起

125. 内，北京咖啡厅 日

△上片尾字幕

△万云喝着咖啡一边等童同一边上微博。

微博上出现芳姨的几张照片：她的红色旅游餐厅热闹开张，大大的招牌，各式各样的菜肴，杨镇江屋里的摆设，街坊村长都开心对着镜头笑…

另一组照片：中村一郎和美惠子的结婚照…

最后一组：万云第一天上班的照片…

淡出。

剧终